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後漢書卷十九

梁 祭志第九 刻 令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先農

社稷 迎春

靈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

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

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

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

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

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

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
 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
 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日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
 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
 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
 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
 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

廟祭祀

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
 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

廬稻田
 七月使中

園廟去太守

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如淳曰宗廟在草陵南陽太守稱使

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

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

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

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

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諛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

禘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

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
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釵器高后右
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釵器每半中分之左辨上帝右
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堆俎子為昭孫
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
各配其祖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
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僮傳曰起復
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
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
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
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
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扈畢羣臣皆
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
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甯敢用
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其嘉薦普淖醜
齋豐本明粢醪用薦耐事于恭懷皇后尚饗辭賜皇
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會孫皇
帝使爾受命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皇
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光

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

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

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

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志永為典式東

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

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各奏其樂

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

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

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

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

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

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

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

武之舞元命包口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日有帝

漢出德洽作樂名與虞韶禹夏湯漢周武無異不宜以

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
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
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
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
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
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
甯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
進武德之
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
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
衣孝章卽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
對於入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
追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
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

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
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承公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
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
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
四時禘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帝在高廟樂曰昭德之舞
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裕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
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
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
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
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
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
陛下以至德當戒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百姓
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甯康臣欽仰聖化嘉美
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藏主更衣不取違詔裕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椽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
戰慄無所奉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
公卿所奉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

武宣元祖祿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
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
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
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先帝故事和帝卽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
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
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
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
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
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
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

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

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

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

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

躬自菲薄以崇元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

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

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

奉藏主祿祭進武德之舞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

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

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

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

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

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

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

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

世為壇三世為壇四世為鬼祿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祿

於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壇而祭之事訖還藏

故室迎送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

皆蹕禮也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

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
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
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宗宣皆以功德茂盛
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
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
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明政參文宣廟稱
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
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
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
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
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
食于太祖以遵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
先典議遂施行

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
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

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
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
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
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

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
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
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
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

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
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

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

入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

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

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

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

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

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

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地同也焉得有

官是五行土方壇自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

官之名耳方壇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

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

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

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

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無

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

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社中霤古

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

漢舊儀使者監祠

南向立不拜也

者五穀之長也

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

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為

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

祀棄為稷

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

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

大司農鄭元說古

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

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

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稷

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

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

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

師報功也孔竈云周社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

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到于郡縣置社稷太守令

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

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

荀彧問仲長統以

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

也侍中鄧義以為

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

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
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
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
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於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
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
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
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未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
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參於
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神地之道也祀社於
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
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
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
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
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之敘上句當言天神
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
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
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
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
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

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
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
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
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
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
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軍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
矣不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
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
人鬼故以專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
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
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
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
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
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
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次天地於
天也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於
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
安矣士者人龍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
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

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
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祀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
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
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比
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
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
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
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
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
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
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
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

五祀門戶

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爲中霤也

太平御覽卷之九十四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

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

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

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

羽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

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

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

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

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

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

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

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

玉銀銅之器也

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

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

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

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

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

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

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

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

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

臣昭曰玉貴五

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

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

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

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

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

在封矣

臣昭曰功成封封由德興

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

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

言天

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

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祭典部皇孫華自盥婦葬蠻淵故子
 野曰天此甄波宗廟章顯赫并無文由限具丑我
 似織以獄歸矣
 吳昔謂欲天此四式祖宗教至大出所以表振文
 後漢書卷十九
 言天此香莫大然然長無六宗
 中
 文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祭祀志下語在章紀注謝沈書曰大雅曰昭哉來御慎
其祖武○臣世駿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
以茲爲哉漢碑有之以許爲御以繩爲慎非有避諱
不知何自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
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

請本督將書部所執本並出部

我危二平立大無難二論以升宗與之在書部曰○

不賦所自

及茲欲始夷輟育之以得欲論以論欲則非不賦

其脈方○
且世建 姓部意來若錄其脈方大無文也

祭師志不請吞章錄出備書書曰大無何以時來略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
 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
 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
 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
 歲星主

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

主嵩高山豫州太白山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

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

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房心奎婁胃昂畢

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

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

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邪戊子為益州常以五亥日候

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

乙亥為漢中丁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

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

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

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

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

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

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

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

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

陽己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

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魯國凡五郡第

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

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元菟丙寅為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

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璣美玉也

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

巫咸周之史佚萇宏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

之禪竈魏石中夫

或云石申父

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

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

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

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

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鬪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

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

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

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

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謝沈書曰蔡邕著明以續前志

撰建武已後星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器具辰耀之本今

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川定靈
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
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
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冥
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
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
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
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
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
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
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
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
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形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
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性情
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
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

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
 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
 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
 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
 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儻道中其可
 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
 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
 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涸是故天
 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
 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
 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
 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
 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
 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
 列居錯時各有道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
 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
 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
 中六擾既畜而狼虬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
 官在人象事於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日其徑當
 天周七百三十一六分之二地廣二百四十二日其徑當

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
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
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
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
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以爲
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
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
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台者
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
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
地同明繇明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
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
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
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
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
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
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
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
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
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斃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

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覲于東覲于東屬陽行速者覲于西覲於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畧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

明者續
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

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

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

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鈞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

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

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穰之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

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
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

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戮

如晏子之言李之觀之李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

與彗如似匪同張為周地星李于張東南行即翼軫

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

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

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邱賜等殺其

士眾數萬人更始為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

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

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眾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

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

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

袁山松書曰怪星晝名曰營頭行振大誅

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

昆陽奔擊二公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澧水死者委積澧水爲之不流殺司

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谷敬法闔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

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

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

犯軒轅

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軒轅者後宮之

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

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

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

日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

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

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間月庚辰火入輿

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

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

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

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

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

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爲白帝於文

繁長書例未通

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

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

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

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

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

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氏暈珥圍角亢房

六

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

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

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

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閭興軍下曲陽臨平呼

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

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

萬餘口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

之應

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

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
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日貴人
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
旱邠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

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二月乙未至

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

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

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日

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歛以事繫獄踰歲死營

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

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

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除宮之象也

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

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己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

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行

行氏爲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

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几

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

當見而見是羸而進也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是

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

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

除宮之象也

荊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王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

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

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

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

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

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

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

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

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尅金天以制法其西南

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

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郿萌曰輿鬼者參之

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

曰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

有干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

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

倍價熒惑為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
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
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

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
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熹司徒李
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
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天文志上鬪苞授規○困學紀聞曰鬪苞似是人名比

湯則巫咸○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

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又曰在太戊巫咸父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

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

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

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注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

臣召南

按攝提地侯熒

惑俱屬陽故曰附于日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

水不附日而行也

光武下古今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改大

威虜將軍馮駿○

臣召南

按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

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

臣永祚

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

疑誤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一

梁

刻

令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一

天文

明十二
安四十六

章五

和三十
順二十三

殤一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

行光照地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

兵擊姑復蠻夷太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古今注曰
閏九月辛

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

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
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人主一日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

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雜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

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

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

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

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

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

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

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

水郡十四傷稼

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古今

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

滅見至五十日

郝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臣有吞

藥死者又占有奪地

牽牛主吳越房心為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

宋地

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

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

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

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

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
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

午月犯
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
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
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
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
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

乃見

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
廐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

房右驂為貴臣歲

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

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

咸陽使者高宏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

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

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

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
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
滅太白在昴爲邊兵彗星出天市爲外軍牽牛爲吳越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
王尋走奔牂榆安夷長宋延爲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
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
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

二月九日

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

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

爲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
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

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火在東井六年

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

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歲星

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

曆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

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

拳起參東南有光色黃白

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

守參有二月流星起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

土功事

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

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

丙

辰流星起天津

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頻有光

壬戌有流星

起天將軍東北行

古今注曰色黃無光

參為邊兵天棊為兵太微

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

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

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

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

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

古今注曰十一

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

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火災亦為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

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

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

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

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

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

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

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氏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

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

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

柄間消

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

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

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

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

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

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

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

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

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

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

勢

五年

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

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

井

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

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

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

為水石氏曰為旱

火犯房北第一

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

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

年正月司徒丁鴻薨

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

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大水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

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

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
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

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

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

有反臣郗萌曰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曰熒惑守井

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

五星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

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

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鎮

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

太白守軫必有死王

太白守軫必有死王

太白守軫必有死王

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

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

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死將三

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

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

古今注曰永元

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

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

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

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

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

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

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

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

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

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

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

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轅

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

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

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

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

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

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

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

黃帝

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鄰萌日多蝗蟲

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

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

昴為趙輿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

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二年又崩

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

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

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日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

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

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

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

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正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揚占日多火

災一口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

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

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

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

宏惺閭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

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眾蔡

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覺章自殺

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

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

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

河圖曰亂臣在旁

己亥太白入斗

中

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多淫刑也

十二

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

為強臣

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

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

貴相凶

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

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

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

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

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

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

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

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揚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豈

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逆天太白經天注云陽弱

君柔不堪鉤命決曰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天失仁太白經天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

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

亂國易主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

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命在後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

出危大饑民食貴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

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

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無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

數白入鬼一日病在己巳辰星入輿鬼中占太

女主一日將戮死人憂大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

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

大人當之國易政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

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

白入輿鬼

邴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

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

黃帝

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

丁卯

鎮星在輿鬼中

黃帝經曰鎮星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

辛巳太白犯

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甯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

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

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

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

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

爲哭泣星占曰不一年遠期二年昂畢爲邊兵又爲獄事至建光元

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騰

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

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

有亡國必有謀主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郗萌曰太白入

又云入昂大赦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

注曰四月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

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爲亂臣太白犯

昂畢爲近兵一日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

白入輿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宮有兵入斗口
爲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
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
女永等并搆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
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
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
還道寢疾至葉崩閣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土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
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閣氏爲太后北鄉侯懿
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

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

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

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

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

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

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

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

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

子牙謀弑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

氣象彗孛曆天市梗河招搖槍棊十六日入紫宮迫北

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舩積水間稍微不見客

星一占曰魯星曆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

陵八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

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

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

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

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豫

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
愼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

古今注
日丁巳

月犯心七月
丁酉犯昴

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入

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

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

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

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

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

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鬪爭

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

古今注曰其年九月
戊寅有白氣廣三尺

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
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
虛危虛危為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
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氏諸侯
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
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
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
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
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
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

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己丑

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是時敦
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
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晷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
瑰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
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爲寇害以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

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

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

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

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

年五月丁卯太白

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斗爲吳

黃帝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爲多火災一日旱古今注曰九年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

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

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

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

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

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

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

與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

轅大星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
辰星入輿鬼爲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
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
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達蘧政陽定內者令石光
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
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
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
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
下父子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
 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
 惑犯入之為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
 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 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 丁丑彗

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 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

胡應逆首謀也 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

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

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

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爲邊兵又爲
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劫清河相謝暘欲立
王蒜爲天子暘不聽殺暘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
以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徙爲犍陽都鄉侯薨國絕
厯東井輿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
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
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
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

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

二年正月己

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

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

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

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

孝沖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衣之會

明年正

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

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

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

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

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崩

後漢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天文志中攻蕉唐城○
臣召南
按文當作嶠唐城嶠唐

永昌郡屬縣也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
臣良裘
按書日例惟甲

子此兼言九日訛也上書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此
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
日安得為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彗星出考章帝
紀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訛也

水在輿鬼中注辰星犯昴○
臣永祚
按正文在輿鬼而

注為犯昴必誤
臣召南
按犯昴當作犯鬼

去微味最必端
用各節 姓張最當并張氏

本并與取來去兒星外最○
用各節 姓五文并與取而

姓五取取二平此二氏大日氏二平大氏文雅亦

且安符為甲寅平不云十二月又寅慧星出卷章帝

不無更臨二氏非且生書云平五氏下且限二氏氏

并此兼言大日端由王書人民與寅慧星出天重也

二氏大日甲寅前星感紫宮○
用各節 姓書日四姓甲

天書日四姓甲

天文志中文薰青姓○
用各節 姓文當并書書姓書與

幾難書卷二十一 卷盡

後漢書卷二十二

梁貴曰朕欲刻石靈星廟令劉入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
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
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
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
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喪質星
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市

中爲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白虹貫日不見焚燒亦與異爲災實異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如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日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

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二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

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
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
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
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
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
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
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
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

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
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
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惲北鄉侯黨皆自殺
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宗親侍中泚
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
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
統涪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等免官
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
守任允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

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

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爲八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
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
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隲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璠坐
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
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甯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
頭星太微天庭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
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
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吏朱瑀覺之

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北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
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
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
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
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
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
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身丹陽
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
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
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
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
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雋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
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
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
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
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
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
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
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
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十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
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
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
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

陰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
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
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
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
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
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
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
死者數千人星出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

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十月廿二日食心星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
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
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
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
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
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
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
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

未寔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己巳車
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
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
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
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
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占曰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
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

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

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

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

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

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

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周羣以為西方專據

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

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厯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及下之

象或以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春鄠又隕石二

皆有聲如雷

二十三年三月庚子星隕東夷

二十三年三月庚子星隕東夷

二十三年三月庚子星隕東夷

二十三年三月庚子星隕東夷

二十三年三月庚子星隕東夷

二十三年三月庚子星隕東夷

後漢書卷二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三

梁剡

令劉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雞禍

淫雨 青眚

服妖 屋白壤

訛言 狼食人

旱

謠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

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

蜀志曰周字允南 巴西西充國人也

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

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

並

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元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

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

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

宮室不反飲食不享鄭元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

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

獻禮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元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

音義曰無出入不節鄭元曰角為天門房奪民農時鄭

日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及

時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及

有姦謀鄭元曰亢為朝廷房心則木不曲直鄭元曰君

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

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

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

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天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

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謫于天謂木失其

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謂木失其

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元曰肅敬也

君貌不恭則是

君貌不恭則是

君貌不恭則是

君貌不恭則是

君貌不恭則是

不能敬其事也鄭元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

洪範曰貌曰恭厥咎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

承臣恣厥罰恒雨鄭元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

淫慢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

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厥極惡孔安國時則

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鄭元曰龜蟲之生於時

有服妖鄭元曰飾也時則有龜孽鄭元曰龜蟲之生於時

則有雞禍鄭元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

孽則牙孽也至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元曰病病也

乎禍則著矣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貌氣失之病也

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時則有青眚青祥鄭元

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時則有青眚青祥元

曰青木色也皆生惟金沴木鄭元曰沴殄也凡貌言視

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沴木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

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

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

告人也及妖孽禍病皆其氣類暴作說云氣之相

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非

常

為

傷謂之診

尚書大傳曰凡六診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

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元曰

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

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

中下旬為月之夕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昃

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

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元曰二辰謂日

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下

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

受之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

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

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

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

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

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木夏落而

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蟊蟲也六畜不蕃

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

之簾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
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
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
上疏曰六沴作見若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
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
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
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輻軻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
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
君臣欲共饗旣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
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
安等皆誅死唯音爲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

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

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甯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

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為女使

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荊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

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

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

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畧其年八月冀卒伏罪

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甯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

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

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

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
白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
尙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
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
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
鬚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
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

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

體下齟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

所為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

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

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

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

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

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棺貶具瑗雖尅折姦首羣闖相蒙京都未爲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甯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

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
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筥篋胡笛胡舞京
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
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
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爲騎從互
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
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
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

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
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
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
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

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

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

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

豺虎弱者畧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

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

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

日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

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

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此服

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

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

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尸有兼屍

蟲而相食魁擗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袁山松書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

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

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
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
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
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曰李傕等攻
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
汜鬪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

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催汜追

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

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

鄭元注曰參伐為輕百姓鄭元注曰

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飾城郭

鄭元注曰昂畢間為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

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

侵邊境

鄭元注曰畢則金不從革

鄭元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

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診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

曰言不從是謂不父

鄭元曰父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

曰君臣不治厥罰恒暘鄭元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

則僭差矣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

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

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暘從之推設其跡考之

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

地赤厥極憂鄭元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之鄭元曰詩時

則有介蟲之孽鄭元曰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大禍

鄭元曰犬畜之以時則有口舌之痾鄭元曰言時則有

口吠守者屬言白青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

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

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

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

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

五年夏旱京

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

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

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如茲謂僭其

旱三月太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

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

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
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
不行萬民煩擾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
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
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

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

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

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

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

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

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

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

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寃囚和帝幸雒陽

寺錄囚徒理寃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

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

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

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

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

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旱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永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元

年二月京師旱郎顛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沖帝永嘉元年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

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

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

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

古今注日本初元年二月京師

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

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貴

上疏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

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

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

六年夏旱

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獻帝

起居注曰建安十
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

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

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

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

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

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順帝卽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卽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

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隴
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
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
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
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
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
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

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

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

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

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

羣閣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

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正應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

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輸班擁節

入河河間姪女工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

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

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

五

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
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
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
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
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
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
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
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

饒

風俗通
作饒

案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
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詠尙書

柳分

袁山松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爲范滂所奏者

尋穆史佟

佟後亦爲司隸應劭曰史佟左

官媮進者也

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

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
甚由是傳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
眾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
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
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
已也今年尙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

下大壤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

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

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

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河間王曾孫諡言自是有徵無俟明河間之縣為驗

居無幾何而桓

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眾貌也

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

畏其親近必當問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

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郤致位司徒此

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

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

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

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

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

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

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

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

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

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卓改為董安案董謂董卓

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

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盪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日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

得生者亦旋破亡

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

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

聽園戮斯亦自
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
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
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
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

也

干寶搜神記曰是時有華容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
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

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
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
平荆州以涿郡李立
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
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

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

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

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

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

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

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甯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袁山松書曰光

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

衛士蔡邕封事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後漢書卷二十三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一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寅當作演
冲帝永嘉元年○嘉當作熹

言自中興以來○何焯校本興改平

言自中興以來○所執殊本與如平

平帝派熹示乎○熹當對熹

止行志一執對臣對韓寅為臣執然操○寅當對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四

梁 荆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四

五行三

災火 羽蟲孽

草妖 羊禍

五行傳曰棄灋律

鄭元注尚書大傳

逐功臣

鄭元曰功

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
 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入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
 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厨翼南有器
 府殺太子鄭元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
 之主將廢正而立以妾為妻鄭元曰軒轅為后妃屬南
 不正必殺正也

在前妾為則火不炎上鄭元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

妻之象也鄭元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

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

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

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

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鄭元

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厥咎舒讖曰君舒怠臣下存

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讖曰君舒怠臣下存

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木厥罰常燠鄭元曰視

搖鄭元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鄭元曰視

夏夏氣長長厥極疾鄭元曰長氣失

氣失故常燠鄭元曰長氣失

視之物可見鄭元曰長氣失

者莫眾於草鄭元曰長氣失

也時則有羊禍鄭元曰羊畜之

時則有羸蟲之孽鄭元曰蠶螟蟲之類蟲

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

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

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日上不儉下不

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

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

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維

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

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

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

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

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

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

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旣不立勝遂更立清河

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
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
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
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

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
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
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

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
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
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

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

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

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

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阿

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

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

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

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空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

雒陽失火

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

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

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

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
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
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
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
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
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
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

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

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

火殺人

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

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

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

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

夫氣宏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

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己之

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袁山松書曰是

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

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灾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灾

陳蕃諫曰楚女悲而

西宮灾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内永樂太后宮署

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灾

南宮中門

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灾自上起檟

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

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

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路厥

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

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尙未破
壞役起負海杼袖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
不克已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
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
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
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

絕京都爲邱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甯

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誠也唯

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

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

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

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

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
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
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起宮殿
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
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
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
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禋
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
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
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蓬
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
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
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
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

臣昭案劉

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
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温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温而

記不錄云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

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

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

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閹

皇后初立後閹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

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日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

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栢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

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

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

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

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汎之時充斥尤甚遂

窺間宮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

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

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

風俗通曰西及城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

皇陽武城郭路邊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

具風俗通口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近草妖也是歲黃

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

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

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

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魏志

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維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

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

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俄竟餒鬼不可

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
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
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
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
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哲之異也章帝末號
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翱翔殿
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
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
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
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

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川圖徵曰似

妖一日鵲鵲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

早役之感也二日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

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日焦明長喙疏翼圓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日幽昌

銳日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

則早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岐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

日鵲鵲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為

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

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眾鳥隨之時以

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

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
覩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
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
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
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
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
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入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
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
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
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鶯集鄴宮文昌殿後池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

說文曰肋脅骨也

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卷二十四

五行志

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五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元注曰虛

廢祭祀

鄭元曰

祭祀逆天時

鄭元曰日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元枵殷

之牲逆天時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

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

則水不潤下

鄭元曰

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

潤下其他變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

異皆屬診

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主

大川決通名水則歲

又大水五穀不成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鄭元曰

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厥咎急鄭元

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厥罰恒寒鄭元曰

水主冬冬氣藏厥極貧鄭元曰藏氣失時則有鼓妖鄭元

曰鼓聽時則有魚孽鄭元曰魚蟲之生時則有豕禍鄭元

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鄭元曰聽時則有黑管

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

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

津城門帝自行水宏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民溺傷

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

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

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

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

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

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
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
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天之
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
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
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
姓九宗分唐叔檢抑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邶雜
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誦其驕恣之節也及
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
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
兼井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脅以
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
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
享康甯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
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
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
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
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
王食狙猿之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
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

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
 臉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
 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
 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
 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始陰下
 相為蠱賊有大小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
 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
 博學明曾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卽位徵拜諫
 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
 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
 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
 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往立不動
 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政弭災况朝廷中興聖主
 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
 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障
 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
 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
 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
 言遂徐行接轡遷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三十八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

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秦厥水水殺人辟遏

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

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

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

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

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虓虐嘗所怨恨輒

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至東郊

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

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

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

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

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

氣上不郵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郵哀眾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

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

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
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澮出突壞

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

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

覺章等伏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謝沈書曰死者

以千數 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

擅權如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

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

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

及親戚水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

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蘇於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

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

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大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

帝幼梁太后專政

春秋驕奢

漢含孳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

民悲怨則陰類強河

決海澹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

尉李固杜喬

京洛指派其則平宮車是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

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眾災並湊蝗

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
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畧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

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

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

誅滅天官書不謂此亦里效對谷水擊是謂其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

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

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

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太平公案冀林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

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河貴大武賦河漢

靈帝建甯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五月山水大

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

郡七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

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

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謫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策曰

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

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

房祗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易識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

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

日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

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

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

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

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

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緯

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絲役急

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

救為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

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

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

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

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

六畜

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杆殺人京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時

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

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

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

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

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

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甯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

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

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

以為君帝兄有疾封為平原王卒皆天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

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墮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

未已載石墮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與雷墮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墮後不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穎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

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貫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巂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甯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

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閹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

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

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

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

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

干寶曰論語

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桀合兵王作時

天下尚亂豪傑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

江外劉表阻亂眾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

祖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讐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

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

是歲劉表死曹操畧荆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

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

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

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荆
州為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

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

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為徵甯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

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

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

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宏農蝗三十年六月

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

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
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
意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
蝗穀不收民饑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

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

年識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為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

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眾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眾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

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

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承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
 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
 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
 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
 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
 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

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者省賦斂之費進清
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屬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
 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
 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卷三十五